



1 4
1544
26



江南餘載二卷不著姓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
序言徐鉉如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
楊億龍衮皆有書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衮爲
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比其事蹟有六家
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
鄭君者莫知何人豈卽文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
寶年中爲工部郎所著南唐近事二卷自序三世四
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据此則此書爲文寶
作可知振孫宋人必不誤也蓋前書所未備續爲此
書故曰餘載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均未可

江南餘載二卷不著姓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引
序言徐鉉如奉詔爲江南錄其後王舉路振陳彭年
楊億龍衮皆有書大概六家皆不足以史稱而龍衮爲
尤甚熙寧八年得鄭君所述于楚比其事蹟有六家
所遺或小異者刪落是正取百九十五段以類相從
鄭君者莫知何人豈卽文寶耶按文寶江南人宋開
寶年中爲工部郎所著南唐近事二卷自序三世四
十年起天福丁酉終開寶乙亥据此則此書爲文寶
作可知振孫宋人必不誤也蓋前書所未備續爲此
書故曰餘載皆泛記雜事實小說傳記之類均未可

以史目之也然以備史採則較諸書為典而覈云羅
江李調元鶴洲識

江南餘載卷上

朱 鄭文寶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昇元初烈祖南郊是日司天奏日延三刻

按江南野史作月延

三刻此作日未識孰是

天宮書太一紫宮尚紫故南郊壇墀皆取其色江南
用五色此五帝壇耳禮官失之

江南文臣烈祖時唯稱楊彥伯高弼孫晟李匡明龔

凜蕭儼成幼文賈澤

澤及事元宗

元宗時江文蔚王仲連

李貽業游簡言湯悅高越

越及事後主

張義方張緯鍾謨

李克明張易趙宣輔

宣輔及事後主

陳繼善後主時徐鉉徐

錯韓熙載王克貞張洎張頴張佖楊澤朱銑喬舜潘
文祐湯濟湯滂郭昭度後舉伍喬孟拱辰馮溢李平
張紹賈球顧彞烈祖夜坐南薰閣召見道士王栖霞
問何術可致太平栖霞對曰治身治心乃治家國之
本今陛下飢嗔飽喜尚不能節何以福及蒼生是時
元宗母宋后在簾中聽之歎爲至語賜以金帛栖霞
皆不受所居元真觀西北陂澤中有高樹栖霞嘗于
其上焚拜奏烈祖欲爲之建壇栖霞曰建國之初經
用不足不宜營此閑務

烈祖嘗以中秋夜翫月延賓亭宋齊邱等皆會時御
史大夫李圭明面東而坐烈祖戲之曰偏照隴西圭
明應聲對曰出自東皆以帝之姓爲諷也
烈祖爲政事侯射時遣人聘越問識羅給事否曰不
識亦未聞名越人曰四海知有羅江東爾獨拙於用
乎對曰金榜上無名所以不知也

王慎辭北使時烈祖授以論答事語百餘條皆機務
之要嚴可求覽之請益一事曰若問黑雲長劍多少
卽對以來時五十指揮皆在都下柴再用不得赴鎮
也慎辭至汴京果首問是時方議南征聞慎辭所對
遂罷兵

元宗初馮延魯自水部員外郎為中書舍人李建勳

歎曰爵祿所以馭士今四郊未靖而延魯以一言稱

旨輒驟遷之若後有立大功者當以何官賞之按陸

唐書延魯本傳亦載此乃江州觀察使杜昌業之言此作李建勳疑誤

元宗嘗語散騎常侍王仲連云自古江北文士不及

江南眾多仲連對曰老子出亳州真源仲尼出兗州

曲阜然則亦不少矣上有愧色

後主末年洪州有婦人萬氏善言禍福遠近謂之萬

仙童江正臣謂時人曰此所謂國將亡聽於神者也

未幾而曹渡江

張憲為監察御史後主既納周后頗留心於聲樂憲

上疏言聞有詔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教坊使袁

承進居止昔高祖欲以舞人為散騎常侍舉朝非笑

今承進教坊使耳以待郎居之亦近之矣後主批答

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

開寶中鄂國公從謙使梁以水部員外郎查元方副

之既至而盧多遜為館伴使與元方對奕忽謂元方

曰江南畢竟如何元方檢衽對曰江南事天朝二十

餘年君臣禮分極矣復以如何為問耶多遜為之愧

謝因曰勿謂江南無人

曹翰屠江州雉類無所縱而義門陳氏昆弟七人散處城中事定皆還無所損人以爲孝義之感建州旣平俘虜人口稍多宰和李建勳請官出錢贖之還本土東閩賴之

徐鉉在徐州治官舍得宿藏錢數百千鉉恥而不取乃復瘞之後鉉家老奴潛往發之間無所覩

保大中太平府聶氏女年十三歲母爲虎攫云女持刀跳登虎背連斫其頸虎奮跳不脫遂斫虎死乃還家葬母屍

嚴續在江州有奴忤意續策逐之州有栢林多虎奴請殺之輒持挺往擊虎母并數子皆殲焉或言潭有蛟奴解衣下浴蛟來繞之乃急拽登岸烹而食之謂人曰吾勇無敵恨不見用於時耳

徐鉉言銅陵縣尉某懦不能事嗜酒善狂嘗與同官會飲江上忽見賊艘鳴鼓弄兵汨流而下尉乘醉仗劍驅市人而襲之賊皆就縛焉事聞後主嘉之賜以章服除本縣令此因酒而倖成也

錢氏科歛苛慘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湯悅徐鉉嘗使焉云夜半聞聲若麀鹿號叫及曉問之乃縣司催科耳其民多裸行或以篋竹繫腰

徐知訓在宣州聚斂苛暴百姓苦之入覲侍宴伶人戲作綠衣大面若鬼神者傍一人問誰何對曰我宣州土地神也吾主入覲和地皮掘來故得至此張崇帥廬州人苦其不法因其入覲相謂曰渠伊必不復來矣崇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又入覲州人不敢交語唯道路相目捋鬚爲慶而已崇歸又徵捋鬚錢其在建康伶人戲爲死獲譴者云當作水族去陰司遂判曰焦湖百里一任作獺姚鳳爲內轄使奢僭嘗因病思鹿血羹輒殺此苑長生鹿食之

宋齊邱好交術士得罪之日出入其門者蓋八百人翰林學士江文蔚侍宴醉而無禮明日拜表謝罪上命賜衣一襲以慰之

元宗宴於別殿宋齊邱以下皆會酒酣出內宮聲樂以佐歡齊邱醉狂手撫內人於上前衆爲之悚慄而上殊不介意盡興而罷明日上於臥帷中索紙筆賜慰齊邱乃自安

游簡言爲中書侍郎兼領銓選差擇清峭有邵唐者試判不入等上疏言簡言父恭嘗爲鄂帥杜洪記室洪與朱梁結連恭預其謀簡言乃逆臣之子不宜列

於清近上怒其誹謗詔決杖配流饒州

馮延巳自元帥府掌書記爲中書侍郎登相位時論少之延魯之敗御史中丞江文蔚上疏請黜延巳上曰相從二十年賓客故寮獨此人在中書亦何足怪雲龍風虎自古有之且厚于舊人則於斯人亦不得薄矣

楊守忠授武昌節度使宣麻日有禿鶯當正衙立班退乃去未幾而守忠卒

開寶中嘗一夕有禿鶯自西北來成羣翳天自初更至中夜方盡

趙宣輔者中原人仕於江南官省郎頗有詩名重九日與兩瀾諸公登高於北山誦杜甫詩以勸酒至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潸然淚下坐客異之未幾宣輔卒

劉奐自言生時五岳雖在吉地然俱隱不見吾必不得爲權勢官矣後奐官終起居舍人

姚端年十八狀元及第宰相游簡言以女妻之未幾疾終時人謂之女殺狀元

高越爲書生游河朔有牧伯欲妻之爲鶴子詩而去詩曰毛骨英靈志性奇摩雲專待整毛衣虞人莫便

施羅網未肯平原淺草飛越後為查氏壻

江夢孫夜夢直木生于庭詰朝其妻產男遂名直木

幼聰睿後官至刑部

張洎云嘗至信州龍虎山值鄉民產子者手執金如

意一枝而生此子後為道士不知所之

張洎與錢若水夜直太宗開滋福殿召二人草制詞

加李昉左僕射班洎輒前數言以來十餘名相皆有

望鎮服天下故自右加左今以此待昉非公議所允

若水欲解之洎當帝前以笏拂若水曰陛下熟知矣

明日洎進制草有云黃樞重地難委於具臣蒼昊景

靈懼懼於大譴太宗竟從洎意昉止右僕射歸班此按

條載李昉加左僕射係宋太宗太平興國時事與江南無涉或因張洎而反之洎仕南唐為清輝殿學士

江南平歸宋拜太子中允

保大末太弟勲乞就藩燕王宏冀為皇太子以令旨

榜逼逐昭慶宮僚太弟始自鎮國門上馬登舟論者

知太子之不永焉按元宗十六年三月改元交泰立宏冀為太子是年五月即奉周顯

德年號明年九月太子宏冀卒

徐鍇以屯田郎中知制誥久次當遷中書舍人而宰

相游簡言每抑之鍇遂詣簡言簡言從容曰以君之

才地何止舍人但兄弟並舉清要物忌太盛請少緩

江表傳卷上
之使衆稱淹恤進固未晚錯頗快快簡言徐出妓佐
酒疊唱歌辭皆錯所製錯乃大喜起謝歸以告兄鉉
鉉曰汝乃爲數闕歌換中書舍人耶

趙叟者自保大之初至於開寶之季嘗爲貢院門子
每歲放榜之後或去或留率慶慰之若出於叟手然
進士何蒙贈叟詩曰桂枝輪却正悽然又被鸚鵡聲聒
晝眠唯有趙翁知仔細相傳好語待來年

開寶初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
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其喜成名如此
趙綺困于場屋將自三山北渡以歸梁京爲邏者所

得遂下廷尉從獄中上書曰初至江干覺天網之難
漏及歸棘寺知獄吏之可尊後主覽之批其末曰陵
雖孤恩漢亦負德乃釋其罪明年綺狀元及第

賈覃自言應舉時從禽於鄆杜忽於村店遇大僚避
兩者竊訪之乃主司侍郎楊涉當時匆遽不暇脫韋
袴衣襴袖卷投贄楊公稱歎再三覃自以爲必入等
矣及榜出則無名有私於楊公者公曰覃好事業但
不脫衣袴故累耳

國中有銜寃者多立於御橋謂之拜橋甚者捺長釘
携鉅斧而釘脚又有闌入于殿庭者謂之拜殿後主

時進士曾顓謝泌皆南省下第而顓釘脚泌拜殿以稱寃士風于此掃地

陳致堯雍熟於開元禮官太常博士國之大禮皆折衷焉與韓熙載最善家無擔石之儲然妾妓至數百暇奏霓裳羽衣之聲頗以帷薄取譏於時二人左降者數矣熙載詩陳郎不着世儒衫也好嬉遊日笑談幸有葛巾與藜杖從呼宮觀老都監其廳中置大鈴大署其旁曰無錢僱僕客至請挽之

高鎬有通天犀帶業毅有歌人皆當時無比者嘗請博戲之滿坐屏氣鎬擲大勝鎬命歌人引滿一曲以

辭舊主歌罷遂携以歸

柴再用按家樂於後園有從人竊窺於門隙者再用過之名至園中使觀焉曰恐隙風傷爾眸子

孫晟初事秦王從榮從榮敗晟漁服亡命至正陽未及渡追騎奄至晟不顧坐淮岸捫敝衣齧蝨追者捨去乃渡淮至壽春節度使劉金延與語晟陽瘖不對投館累日忽謁漢淮南王廟金先使人伏神座下伺之悉聞其所禱乃送詣金陵時烈祖輔吳喜其文辭遂與禪代秘計

江南餘載卷下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即景陽臺
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即陳
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
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祐舊物上有社紫薇杭州刻
字相寄之跡祐以其形若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
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為贈焉
元宗罷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即其處為閣

江南餘載卷下

宋 鄭文寶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德明宮本南唐烈祖之舊宅在後苑之北即景陽臺
之故址有太湖石特奇異非數十人不能運致即陳
後主之假山遺址其下有井石欄有銘字跡隱隱猶
在

後苑有宮髻石世傳張祐舊物上有社紫薇杭州刻
字相寄之跡祐以其形若髻故名之云祐平生癖好
太湖石故三吳牧伯多以為贈焉

元宗罷朝多御延英殿聽公卿奏事因即其處為閣

甚壯有司請置額名上以生月在孟春御題爲千春閣朝元門三橋龍躍鎮國天津二曲尺跨水覆舊制文武大臣帶平章事者許乘馬行過鎮國天津二橋百官皆就二曲尺下馬

元宗遷都洪州過蕪湖江口永壽禪院親射偃蓋松

東南枝遂枯死至今御箭仍在

按南唐書申漸高傳載元宗遷豫章龍舟

至趙屯舉酒望皖公山曰好青峭數峰不仰何名優人李家明對曰此皖公山也因獻詩曰皖公山色好不落御鴈中元宗太息罷酒去附錄於此

讓皇在泰州賦語曰江南江北舊家鄉二十年前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榭亦荒涼烟凝遠岫

愁千疊雨滴孤舟淚萬行兄弟四入三百口不堪回

首細思量

烈祖爲尚書左僕射年甫三十自以居揖讓之際非老舊無以臨衆乃服白髮藥一夕皓然

讓皇在泰州數年每有嗣息及五歲必有中使至賜品官章服然卽日告殂

蘇洪規築揚州城古塚中得石銘其文日日爲箭兮月爲弓射四時兮何曾窮但見天將明月在不覺人隨流水空南山石兮高穹窿夫人墓兮在其中猿啼鳥叫烟濛濛千年萬年松栢風

進士舒雅嘗從鄭元素學元素為雅言溫韜亂時元
素隨之多發關中陵墓嘗入昭陵見太宗散髮以玉
架衛之兩廂皆置石榻有金匣五藏鍾王墨跡蘭亭
亦在其中嗣是散落人間不知歸于何所

宋齊邱出鎮洪州詔賜錦袍烈祖親為衣之李建勳
贈詩有一人看上馬雙節引還鄉之句時論榮之
馮延巳李建勳拜相張義方獻詩曰兩處沙堤同日
築其如啟沃藉良謀民間有病誰開口府下無人只
點頭

莊布訪皮日休不遇因以書疏其短失世頗傳其文

日休子光鄴嘗為吳越王使江南輒問江表何人近
文最高或對曰近世無聞唯莊布贈皮日休書家藏
一本光鄴大慙

保大五年元日大雪詔太弟以下會宴登樓賦詩遣
中使就李建勳第示之建勳與中書舍人徐鉉勤政
殿學士張義方皆和進呈復詔建勳義方鉉入夜艾
乃散鉉為之敘太弟使名士畫為圖障

按元宗元日
大雪登樓詩

日珠簾高捲莫輕遮往往相逢隔歲華春氣昨宵飄
律管東風今日放梅花素姿好把芳姿掩落勢還同
舞勢斜坐有賓朋尊有
酒可憐清味屬儂家

李夷鄴者前唐諸孫嗜酒不羈保大初以宗室賢才

江表傳卷下
拜正卿累經左降逾年輒復舊官元宗上巳開宴夷
鄴不在名中乃獻詩曰偶憶昔年逢上巳輕舟柳岸
宴君臣人間蹇薄時時嘆天上風光日日新玉帛已
來諸國瑞瑤池固有萬年春賦詩飲酒平生事腸斷
金門願再親上賜御禮曰我家有此狂宗正快哉
徐鉉爲人忠厚不以位貌驕人在海州時蒯亮爲錄
事參軍鉉與往還如僚友亮授代鉉以詩送之曰昔
時聞有蒯先生二十年來道不行抵掌曾談天下事
折腰猶忤俗人情老還上國風光少貧裏歸裝結束
輕遷客臨流倍惆悵晚風黃葉滿孤城有印綵者獻

詩曰不將才氣暫時誇人仰聲名遍海涯月滿朝衣
聽禁漏更闌分直掃宮花課書未上先焚藁銜筆曾
傳立草麻見說下朝無一事小池栽葦學僧家
徐鉉撰義門陳氏書堂記有男女長幼以屬食之辭
旣已授之又密令寫碑人自於末添一食字或問其
故錯曰非食無以義聚欲以此一字爲陳氏子孫之
誠耳

李建勳致仕自稱鍾山公詔授司徒不起學士湯悅
致狀賀之建勳以詩答曰司空猶不作那敢作司徒
幸有山公號如何不見呼

李建勳罷相元宗于西苑天全閣別置廐院待之命
右僕射孫晟同寓直焉建勳進詩曰御苑賜居令待
詔此身殊勝到蓬瀛禁中仙樂無時過階下常人不
敢行疊穎弄芳秋氣落叢柯聳翠露華清天厨送食
何功享空詠康哉贊盛明

張洎潘祐俱爲忘形之交其後俱爲中書舍人乃相
持祐之死也洎蓋有力

韓熙載南遷上表畧曰無橫草之功可補于國有滔
天之過自累其身老妻伏枕以呻嗟稚子環床而坐
泣三千里路送孤客以何之一葉扁舟乘病身而前

去上憫之遂留不遣

開寶中張昭通判建州奉勅至武夷山清秋雨歇聞
雲中仙樂自辰及酉不絕大抵多竹聲昭故曉音律
審其曲有人間迎仙客云

開寶未長老法倫夢金陵兵火四起有書生朗吟曰
東上波流西上船桃源未必有真仙干戈滿目家何
在寂寞空山聞杜鵑

秘書郎刁侃文安郡公

按文安郡公徐遊知誨子也
初名景遊避元宗諱去景字

之愛婚姻連戚里第宅瀟洒一日侃弟妹于庭下忽
見兩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體雖

具長纒一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叉然瘞之是夕侃家
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或呈巨顙如是者三
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性簡講易於侃別
院獨無變怪于是盡彷彿焉惟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
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
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
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
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惟簡驚覺爲
之齊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安陸人毛生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至洪州以弄蛇

取食積十餘年有賣薪者自鄱陽來夜夢老父云爲
我寄一蛇與毛生可乎賣薪者許之至洪州運薪將
盡有蛇蟠缸中振觸不動因悟前夢携以訪毛生毛
生撥之忽嚙其乳生大叫仆地食頃已爛亦不知蛇
所在金毅爲御史判官逮御史臺主簿判覆刑司歲
餘染疫言見三囚荷校自陳罪不至死而君誤寘於
法今得請於上帝君本猶有三十餘年在世三人各
折君十年宜知之明日毅卒

秘書監歐陽遇判大理寺曰奏當潭陽縣令余紹卿
死罪時論寃之旣而紹卿常見形相隨遇惡之乃請

告至廬山九天使者廟下設黃籙齋醮以靜陰冥然
紹卿亦至席間其夕遇爲鬼神推擲殿下而斃
宋齊邱至青陽初命穴墻給食俄又絕之餒者數日
中使謂齊邱曰俟令公捐館方供食耳以絮塞其口
遂卒卒時有黑氣起直貫九華山元宗暮年禁中往
往見齊邱陳學李徵古如生時禳之不去甚惡之因
議南幸太子宏冀病亦數見太弟爲祟云
楊懷義爲侍衛時方在園中鑄鼎忽自厨中成行而
出列于庭下又半夜戈戟忽有聲火出炎炎者數夕
俄而兵敗下獄

賈誥善望氣罷節鎮歸闕時艤舟江上忽見晚天氣
如鸞鳳須臾羽翼零落色變爲蒼誥嘆曰此爲我耳
自是慘然不樂及召對界以忤旨謫授諸衛將軍
湯文圭爲舉子時嘗經大澤中遇大雨震電僕乘皆
踏文圭安詳如不聞及至逆旅從者怪之試視文圭
兩耳皆有泥封塞云後翰林學士
魏羽肄業於白鹿洞臨赴舉大醉臥百花峯下稍醒
忽有鬼物十數輩環侍其側羽驚問之對曰以公貴
人故奉守耳其後羽以昭文館校書起家過江至三
司使工部侍郎

開寶中吉州城頭有人面方三尺許睨目多鬚自旦至酉乃沒

開寶中宋帥至金陵詔鄭彥華以水軍迎戰于慈湖峽是日重霧不解八月十一日白虹貫日咫尺不分范陽盧文進自云嘗借契丹入絕塞射獵以給軍食一日晝晦星象粲然衆皆懼捕得番人曰吾國以爲常也項之景復開朗

江州有田婦採拾於野忽爲虎攫而踞之婦向天大呼虎舉其掌婦視其中有刺因爲拔之虎乃捨婦而去

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拜舞山呼

靈芝圖言千歲蝙蝠色如雪目如珠集則倒懸以其腦重故也服此可以長生後主時有人獲之進上上方事佛禁戮而不用後不知所之

唐末有御厨庖人隨中使至江表聞崔允誅北司遂漂浮不歸留事吳至烈祖受禪御膳宴飲皆賴之有

中朝之遺風其食味有鷺鷥餅天喜餅駝蹄飲雲霧

餅按陸游南唐書雜藝列傳所載尚有春分餛密雲餅餅鑄糟炙瓏聰餡紅頭簽五色餛餹子母饅頭而無三載于此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恭宮又於苑

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舍御筆題爲報慈道場日

江有餘章卷下
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鄭元素者溫韜之甥隱居廬山青牛谷不交人事元
宗召至都下館於徐鉉家及卒鉉令元素鄉人龍敏
瘞其屍於石子崗臨穴之際有七鶴盤旋空中敏輒
禱之一一下拂棺蓋

許堅往來句錄曲阜之間草裝布囊或卧於野或和
衣浴澗中蕭然不接人事獨笑獨吟而已其詩有云
祇應天上路不爲下方開道旣學不得仙從何處來
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遊遨
松揪古跡一壇靜鸞鶴不來青漢高茅氏井寒丹亦

化元宗碑斷夢曾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白
二毛堅詩頗多其語意類此景德中無疾卒於金陵
歲餘忽於洪州謁見兵部員外郎陳靖靖至建康言
之王化基發其墓已尸解去

魏進忠不知何許人徐玠稱其有飛鍊之術上聞於
烈祖俄擢爲延英殿使寵錫甚厚詔以延英殿爲飛
鍊所進忠造宅於皇城之東廣致妓樂託結貴近出
導從擬於王者或贈人金帛動盈千百士人多附之
經數年竟無狀遂配東海縣

周繼諸者鄱陽人詣闕上書累官至省告免歸鄉與

名僧道士爲雲泉之交元宗召之授以美官堅辭不
就上嘉之賜粟帛又賜金鉏一柄勅曰是朕苑中白
種藥者今以賜卿高尚之節

蜀人陳曙者王氏末年避地淮南隱於蘄州山中鄉
人祀神曙不召亦必至必醉飽而後去雖百神祠曙
能徧往也其所居屋一間道書數卷而已與蛇虎雜
處而泰然無所忌元宗遣中書舍人高越賫束帛徵
之三往不應後移居鄂州不知所終越贈曙次韻答
之云罷修儒業學修真養拙藏愚四十春致老不疎
林裏鹿平生未識日邊人澗花發處千堆錦巖雪鋪

時萬樹銀多謝朝賢遠相問未聞雞得鳳爲隣

僧謙明嗜酒好爲詩獨居一室每日鑪中煮肉數斤
醇酒一壺不俟爛熟旋割旋飲以此爲常嘗中秋詠
月云迢迢東海出漸漸入雲衢此夜一輪滿清光何
處無乘興遂子夜撞鐘烈祖聞之不罪也召問其所
求對曰唯願鵝生四脚鶩著兩裙

錄中載道流俠客術士之類凡二十五人
與陳振孫書錄解題所紀無小異雖其跡
涉不經儒者或不之道而理之所無事或
有之且其紀載所直能以文之道俗事亦足
竊作者一斑云而村李調元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江淮異人錄卷上

宋 吳淑撰 羅江李調元校

唐寧王

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畫六馬滾塵圖明皇最愛玉面花驄後失之止存五馬

花姑

宋單父有種藝術牡丹變易千種明皇召至驪山種

花萬本色樣不同呼為花姑

案是書所載皆南唐人

時考之宋元以後諸書所引用皆同今仍其舊列于卷首

沈汾

唐末沈汾侍御退居樂道家有二妾一日謂之曰我死爾能哭我乎妾甚愕然曰安得不祥之言固問之對曰苟若此安得不哭汾曰汝今試哭吾欲觀之妾初不從彊之不已妾走避之汾執而扶之妾不得已乃曰君但升榻而坐汾如言妾左右擁袂而哭哭畢視之汾已卒矣

聶師道

聶紹元附

聶師道歛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于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詣方外至于郡政咸以咨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

久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奉者及師道至瞻信日衆師道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人苦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疾危困復勸之病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立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刺史當唐祚之季詔令不行宣州田頴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州頰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游兵革中邪請易服以往師道曰

江表傳卷之十一
二
其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士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之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飢寒也持此將安用邪乃引于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曰爾當從某處出此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如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往龍

虎山設醮道遇羣賊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取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于廣陵時方遣使于湖湘使還至某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岳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聶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旣病劇有四鶴集于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咸見五鶴冲天而去

李夢符

李夢符者常遊洪州市井中年可二十餘短小而潔白美秀如玉人以放蕩自恣四時常插花遍歷城中酒肆高歌大醉好事者多召之與飲或令為歌詞應聲為之初不經心而各有意趣鍾傳之鎮洪州也以其狂妄惑眾將罪之夢符于獄中獻詞十餘首其畧曰插花飲酒無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鍾竟不之罪後桂州刺史李瓊遣使至洪州言夢符乃其弟也請遣之鍾令求于市中旅舍其人曰昨夜不歸因爾不知所終案郡閣雅言云李夢符不知何許人梁開平初鍾傳鎮洪州日與布衣飲酒狂吟放逸嘗以釣竿懸一魚向市肆踏漁父引賣其詞好事者爭買得錢便入酒家其詞有干餘首傳于江表畧其一

兩首云村寺鐘聲渡遠灘半輪殘月落前山徐徐撥棹却歸灣浪疊朝霞錦繡翻又日漁弟漁兄喜到來婆官賽了坐江隈椰榆杓子木瘤盃爛煮鱸魚滿案堆每把冰入水及出身上氣如蒸鍾氏亡亦不知所在此

李勝

書生李勝嘗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曰雪勢若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所詣吾能往之人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為我取之乎勝曰可乃出門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距西山凡三百餘里也遊雒觀中有道士嘗不禮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

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秀才七首道士
起見所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畏懼改心
禮勝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鷄
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
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
同載老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
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于髻中取一小葫蘆子傾之
極飲不竭及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

以道

不見泥沼中落漢

勿澆之取置之於

復如故有蒯毫者請巨

有鐵店請其礎以為戲

切之至盡坐賓驚愕既

台聚之礎復如故又嘗於

曰勿輕此非人有急不可

也乃舉以蔽而退行數步

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

吳世號曰潘仙人嘗至

主人曰此可以為戲今

大小皆為魚更棄於水

術以娛坐賓辰顧見門

切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

曰假人物不可壞也乃

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

以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

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

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

卷其間點注塗乙悉能知

後亦以病卒案馬令陸

匡國不甚見禮行筭中有身首異處其所為類劍客烈祖召居紫極宮勳年卒神丹方於烈祖者俱與此

陳允升

陳允升饒州人也人謂之

世弋獵允升獨不食其肉亦

虎山入道栖隱深遠人鮮得

則奔走不顧天祐中人見於

七十年矣而顏貌如初

人所為此類亦不復盡紀

唐書俱有展傳載其往野客嘗依海州刺史鄭

錫九光如白虹人觸之則後匡國知其術表薦於時又有一潘辰會獻載絕異合附錄于此

百年少而默靜好道家

不與人交言十歲許龍

別之者或家人見之者

相麻山其出家

早知其

迎置郡中獨處一室時

城橋美頗思之允升曰方有

城橋見大典二萬一今去為之庵去城十五里少

千一百二十九卷還便還攜一布囊可數百顆因共食之危嘗有姻禮

市黃金郡中少不足用頗可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

能為之乃取厚紙以藥塗一投於火中皆成金因以

足用後危與吳師戰允升山之曰慎勿中其金

不之悟果敗於象牙潭

陳曙

陳曙蘄州善壇觀道士也

為百歲實亦不以其

步行日數百里郡人有宴席常虛一位以待之遠近必至烈祖問而召之使者曰怨歎息曰吾老矣益於國而杜見召後數日一使者在王再召竟不行中嘗三夜獨焚香於庭天拜祝退而動哭錢曰上兵革人以爲預知也獨居嘗有虎於殿之

一名

一名

泊久之將去告其主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從俄而火盛焰出于竹瓦之隙人皆驚駭既而火滅郊所有什器皆盡臥牀亦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侯素知其名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惡罵虞侯者不勝其怒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嘗居歛之某觀病痢困劇觀主乃口白縣令姚蘊使人候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

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逕入某山中甚惡人言
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扶之觀中道士共禮
拜求救乃免又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後
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命置一杖
於棺中及葬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劉同圭

余外祖艾氏其先居於洪州有劉同圭者賃其屋而
居家唯翁媪而已持一筐葦賣之夕醉而歸積久隣
人怪之夜穴壁窺之見出一土缶以水噴之須臾葦
一及曉刈之及病謂媪曰我死必置一杖於棺中及
斗如其言初舉棺以出人覺甚重及至半路漸輕力
無屍蕩其棺唯覺杖在其中發之獨得杖耳

史公鎬

兵部尚書張翰典銓有史公鎬者江南大將史公銖
弟也性冲澹樂道嘗求爲揚子令會已除官不果翰
見其曠達多奇試謂之曰且爲揚子尉可乎公鎬亦
欣然從之後爲端昌令卒於官時方晴霽而所居宅
上獨雲雨時有望見雲氣上有一人緋衣乘馬冉冉
而上極高而沒

董紹顏

天祐時董紹顏者能知人何敬洙侍李簡側紹顏目
之曰此非常人後敬洙累授節鎮爲時名將初義祖
之鎮潤也紹顏在焉常閱衙中諸將校而品第之有
藍彥思者謂紹顏曰爾多言或中也紹顏曰君勿言
卽非善終者彥思曰吾軍校死於鋒刃是吾事也何
足言哉紹顏曰汝寧得好鋒刃之下而死乎後郡郭
屢災衙中亦爲之備或造桶以貯水而軍人因是持
桶刀爲亂彥思死於難焉

江淮異人錄卷上

江淮異人錄卷下

宋 吳 淑 撰 羅江 李調元 校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頗有姿
色知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
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從
何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異奇之事召
之入宮欲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之處之別院號
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
詞翊暢手如烏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

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詞句題於墻壁自稱北
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
外遇事則應默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
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復廣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
因暇豫謂先生曰此皆因火成之苟不煩火其能就
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耳上乃取水銀以碾紙重
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納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
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
信耶持以與上上週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
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

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炭壞
空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赫然銅赤置之
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
酥滴乳之狀蓋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必
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
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
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常寶惜之每以龍腦
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
見之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之
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瑠璃瓶中上親

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頃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生產之所用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寔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日先生腹已消矣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畧同於常人後亦竟以疾終古者神仙多晦迹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

江南常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有異同及江表平今在京師嘗詣徐率更遊遊卽義祖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其事備爲余言耿先生者父雲軍大校耿少爲女道士玉貌烏爪常著碧霞帔自稱北大先生始因宋齊邱進嘗見宮婢持糞掃謂元宗曰此物可惜勿令棄之取置鐺中烹煉良久皆成白金嘗遇雪擁爐索金盆貯雪令宮人握雪成鋌投火中徐舉出之皆成白金指痕猶在又能爇火乾也亦作炒聚麥粒成圓珠光彩粲然奪口大食國進龍腦油元宗秘愛耿視之曰此未爲佳以夾縑囊貯白龍腦數斤懸

之有頃瀝液如注香味逾於所進遂得幸於元宗有
娠將產之夕雷雨震電及霽娠已失矣久之宮中忽
失元敬宋太后所在耿亦隱去凡月餘中外大駭有
告者云在都城外三十里方山寶華宮在城東南三
十里外吳葛
先生所居有丹井一名天印山有寶華宮碑元宗亟
命齊王景遂往迎太后見與數道士方酣飲乃迎還
宮道士皆誅死耿亦不復得入宮中然猶往來江淮
後不知所終金陵好事家至今猶有耿先生寫真云
案此傳後半徐率更以下馬陸南唐書俱全
用之惟北大先生作比邱先生未知孰是

張訓妻

張訓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謂之張大口後立殊
勲歷海密黃常四郡刺史楚州團練使淮南節度副
使終贈太傅其妻每言事皆神異吳祖嘗賜訓鎧甲
與馬皆不若諸將吳祖夢一婦人衣珠衣告曰公賜
訓甲與馬非良當為易之吳祖問訓爾事何神訓亦
不能測也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
訓竊視之果見劔並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
我衣箱耶後與訓發惡勃然而去先是其妻產一子
方在乳哺訓憐其絕母是夕撫惜逼身而臥及夜半
其妻忽自外入其帳將乳其子訓因叱之曰既去何

復來耶其妻不答俄然而去徐覺其茵褥間似有汚
濕起燭而視之厥子首已失矣竟莫知所之

張標

閩中處士張標者有道術能通於冥府或三日五日
臥如死而體不冷旣蘇多說冥中事或先言未來一
一皆驗郡中大信之王保宜者唐末爲閩帥持章赴
朝廷道路不通乃沒海因溺死其孫侃留居閩中因
家人疾請標禱於冥府標從之因曰見君之先人在
水府有冥職言其家事委曲一一皆是

干大

干大居洪州西山中四時常持花不欲近人嘗至應
聖宮以花置道像前道士爲設茶置之食案須人退
干乃取飲飲訖置茶盞於案長揖而去人或揖之亦
復相揖但不與人語耳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
人爲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
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止見
捉已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往詣江江曰
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爲讐耳旣告我當爲善遣

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童子一人烹茶待吾至無得
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迎客果見
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
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故又嘗
有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
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
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
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
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
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

鄉里中覓尋空室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
江以方寸紙署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
病者獲全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擾其家置圖畫於樓
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江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
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而圖畫如故余有
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錢處士

錢處士天祐末游於江淮嘗止於金陵楊某家初吳
朝以金陵爲州築城西接江東至潮溝錢指城西荒
穢之地勸楊買之楊從其言及建爲都邑而楊氏所

買地正在繁會之地乃構層樓爲酒肆焉處士常宿於楊家中夜忽起謂人曰地下兵馬喧闐云接令公賂我不得眠人皆莫之測也明日義祖自京口至金陵時人無有預知者嘗見一人謂之曰爾天罰將及可急告謝自責人曰我未省有過錢曰爾深思之人良久乃曰昨日飲食不如意因怒其下棄食於溝中錢曰正是此爾可急取所棄食之人乃取之將以水汰去其穢俄而雷電大震錢曰急并穢食之如言而雷電果息嘗有人圖錢之狀錢見之曰吾反不若此常對聖人也人不悟後有僧取其圖置於誌公塔中

人以為應後烈祖取之入宮陳之於內寢焉又每爲識語說東方事言李氏祚髣髴一倍楊氏吳奄有江淮之地凡四十六年而李氏三十九年或謂楊氏自稱尊號至禪代二十五年故髣髴倍之耳

潤州處士

潤州處士失姓名高尚有道術人皆敬信之安仁義之叛也郡人惶駭咸欲奔潰或曰處士恬然居此無恙也於是人稍安堵處士有所親挈家出郡境以避難有女已適人不克同往託於處士許之旣而圍城急處士謂女曰可持汝家一物來吾令汝免難女乃

取家中一刀以往處士持刀遍以手折按之復與之
曰汝但持此若端簡然伺城中出兵隨之以出可以
無患如教在萬衆中無有見之者至城外數十里村
店見其兄前兄不之見也乃棄刀於水中復往見乃
見之驚曰安得至此女具以告兄復令取刀持之則
不能蔽形矣後城陷處士不知所之

建康異人

建康關城之東郊壇門外嘗有一人不言姓名於北
面野水構小屋而居纔可庇身屋中唯什器一兩事
餘無他物日日入城云乞丐不歷街巷市井但諸寺

逍遙游觀而已人頗知之巡使以白上上令尋迹其
出處而問其所欲及問之亦無所求時盛寒官方施
貧者衲衣見其衣單以一衲衣與之辭之不受強與
之乃轉與人人益怪之因逐之使移所居且觀其所
向乃毀屋移於元武湖西南內臣張琪果園中多荒
穢亦有野水復於水際構屋居之時大雪數日園人
不見其出入意其凍死觀之見屋已壞曰果死矣遂
白官司旣而發屋視之則方熟寢於雪中驚起累無
寒色乃去後不知所之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窓一日
坐窓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買鞋狀甚
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絰鞋墜泥中小兒哭求
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賣鞋營
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而憫之爲償其直少年怒
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書生甚有愠色
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語成暫
入內反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見少頃
復至前曰旦來惡少年吾不能容斷其首來擲之於
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
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
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
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
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杭州野翁

鍾傳之鎮洪州也嘗遣衙中將校晏某使浙中晏至
杭州時方寒食州人出城士女鬪委晏亦出見翁媪
二人對飲於野中其翁忽爾乘雲而上萬衆喧呼媪
仰望慟哭翁爲下十數丈以手慰止之俄而復上極
高而没余外祖艾氏其先識晏親聞其說

糝潭漁父

吳太祖為廬州八營匠巡警至糝潭憇於江岸有漁父鼓舟直至其前饋魚數頭曰此猶公子孫鱗次而霸也因四顧指曰此皆公之山川吳祖異之將遺以物不顧而去

宣州軍士

義祖子魏王知證鎮宣州有軍士失姓名家惟夫妻而已一日夫自外歸求水沐浴換新衣坐繩牀而終妻見之大驚曰君死矣於是不哭亦浴換衣與夫對坐而卒魏因並冢葬之

青溪弄兵錄

宋

王

彌

大

撰

宣和二年十月睦州青溪縣石埭村居人方臘託左道以惑眾縣官不即鉏治臘自號聖公改元永樂置徧裨將以巾飾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無甲冑唯以鬼神詭秘事相扇誅數日聚惡少千餘居民掠金帛子女脅虜良民為兵旬日有眾數萬十一月二十九日將領蔡遵等與賊戰於息坑死之遂陷青溪縣十二月四日陷睦州初七日歛守天章閣待制曾孝蘊以京東賊宋江等出入青齊單濮間有旨移知青

社一宗室通判州事守御無策十三日又陷歙州自
青溪界至歙州路皆鳥道縈紆兩傍峭壁僅通單車
方臘之亂待制出守但於兩崖上駐兵防過不暇來
路雖蚍蜉之微皆可數賊亦不可犯境會宋江擾京
東曾公移守青社掌兵者以霧毒爲解移屯山谷間
州遂陷賊乘勢取桐廬新城富陽等縣二十九日進
逼杭州郡守棄城走州卽陷節制直龍圖閣陳建廉
訪使者趙約被害賊縱火六日官吏居民死者十二
三朝廷遣領樞密院事童貫常德軍節度使譚正二
中貴率禁旅及京畿關右河東蕃漢兵制置江浙明

年正月二十四日賊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秀州統
軍王子武聚兵與州民登城固守屬大兵至開門表
裡合擊斬首九千築京觀五賊退據杭州二月初七
日前鋒至青河堰賊列陣以待王師水陸並進戰六
日斬首二萬十八日再火官舍學宮府庫與僧民之
居經夕不絕翌日宵遁火兵入城當是時少保劉延
慶等由江東入至宣州涇縣遇賊僞八大王斬五千
級復歙州出賊背統制王稟王渙楊惟忠辛興宗自
杭趨睦取睦洲與江東兵合斬獲百七十里生擒方
臘及僞將相方肥等妻邵子毫二大子凡五十二人

毫二太子其子之號於桐梓石穴中殺賊七萬招徠老幼四十餘萬復使歸業四月二十六日也餘黨走衢婺而蘭溪縣靈山賊朱言吳邦起應之據處州剡州剡縣魔賊仇道人台州仙居人呂師囊方崑山賊陳十四公等皆起兵畧温台諸縣四年三月討平之是役也用兵十五萬斬賊百餘萬自出至凱旋凡四百五十日收杭睦歙處衢婺六州與五十二縣賊所殺平民不下二百萬始唐永徽四年睦州女子陳碩貞反自稱文佳皇帝刺史崔義元平之故梓桐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方臘因得憑藉以起又以沙門寶誌識記誘

惑愚民而貧乏游手之徒相乘爲亂青溪爲睦大邑梓桐幫源等號山谷幽僻處東南趨睦而近歙民物繁盛有漆楮材木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江浙地勢迂險一旦賊發焚蕩無一存者群黨據險以守因謂之洞而浙人安習太平不識兵革一聞金鼓聲卽歛手聽命不逞小民徃徃反爲賊鄉導劫富室殺官吏士人以徼貨利渠魁未授首間所掠婦人自洞中逃出俛而雉經於林中者由湯崑榴樹嶺一帶凡八十五里九村山谷相望不知幾人會稽進士沈傑嘗部民兵深入賊境親覩其事爲予言賊之始末因稽合

衆論撫其實著于篇

方勺仁聲作泊宅編此事載在第五卷嘉泰元年四月十日王彌大約父命表姪陳知新錄出時在金陵

宣和二年十一月睦州青溪縣妖賊方臘據幫源洞僭改元永樂仍妄稱妖幻招聚兇黨分道飄劫路將蔡遵顏坦以兵五千死之勢愈猖獗二十一日陷青溪縣十二月一日陷睦州殺官兵幾千人又陷歙州州東南將郭師中戰死又陷杭州帥臣趙霆棄城遁二十一日詔童貫爲江淮荆浙等路宣撫使譚稹爲

制置使王稟爲統制將兵討之同日令樞密院起東

南兩將

第一將第七將

京畿

一將

第四將

前去投殺內將副如

不係曾經戰陣人日下差人抵替其軍兵仍差曾經陝西出戍人於是陝西六路漢蕃精兵同時俱南下辛興宗楊惟忠統熙河兵劉鎮統涇原兵楊可世趙明統環慶兵黃廸統鄜延兵馬公直統秦鳳兵龔景統河東兵劉延慶都統制諸路軍馬二十四日詔二浙安於承平不見兵革垂二百年屬有狂寇竊發恃山險然念無知之人或被脅從兩州吏民或爲誑誤或因逃亡敗衄軍卒情有可怜困於無告仰譚稹量

度事機曉諭德意應于前項人及克賊眷屬并見在賊中徒伴如能束身自歸或告動息捕致賊黨並特與免罪一切不問內稍功績卽優與推賞招攜止殺以靖南土三年正月十一日詔貫稟先據潤州十九日詔金陵乃喉襟之要當上據江寧府把鎮江次議討賊此其上策時王稟已守揚子江口劉鎮守金陵童貫次鎮江賊已陷崇德縣方圍秀州二十八日王稟辛興宗楊惟忠夾擊之秀州平稟乘勝至錢塘二月賊陷寧國旌德縣劉延慶却守金陵劉鎮移廣德軍楊可世赴宣州合兵討擊十八日王稟統中軍辛

興宗統前軍楊惟忠何灌統後軍自江漲橋與賊接戰屢捷克復杭州二十七日楊可世由涇縣過石壁隘斬首幾三千級復旌德縣二十九日劉鎮敗賊於烏村灣復寧國縣是月福建將韓起棄衢州賊縱火屠其城餘黨逼信州又陷處州而霍城富裘道人等用賊年號肆行剽劫東陽義烏武義浦江金華及新昌仙居剡諸縣悉爲賊占三月十日楊可世劉鎮等克復歙州王稟等進兵離杭州復富陽新城桐廬縣二十七日克復睦州時上又遣梁昶押劉光世統領鄜延兵一千八百餘人至分討衢

信賊遣史珪押張忠正統制河東兵二千六百餘人至分討台越賊續又遣關弼押姚平仲等統涇原兵三千九百餘人至分討浙東餘黨四月一日劉光世兵到衢州賊出城迎擊斬獲二千二百五十六級生擒賊首鄭魔王又戰於石塘斬首七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凡三日復衢州乘勢進兵復龍游蘭溪縣十七日光世薄婺州城下斬獲四千餘級復婺州十九日王稟復青溪縣二十三日姚平仲復浦江縣初王稟劉鎮兩路軍預約會於睦歙間包圍幫源洞表裡夾攻至是劉鎮楊可世王渙馬公直率勁

兵從間道奪賊門嶺二十四日平旦入洞縱火爲號王稟辛興宗楊惟忠黃延望燎烟而進與劉鎮兵合賊腹背受敵凡斬萬餘級二十六日生擒臘於東北隅石澗中并其妻孥兄弟僞將相等三十九人其餘黨散據皆以次平蕩時江南東道轉運副使曾昇奏訪聞賊徒雖多全少器械惟以人衆爲技本路所遣官兵各持器械而賊徒獨以數百人前後奮拳輒困官兵童子婦人在前飾以丹黛假爲妖怪以驚我師復在巢穴四向設險陰爲陷穽又爲長人服大衣作關機以動上執矛戟旗幟飾以丹黛爲鬼神之貌以

惑官兵皆不足畏必得熟知道路之人即可進入詔
劄與童貫譚稹自此賊情漸虛官兵始知所向以至
擒殄閏五月十四日詔兩浙江東路被賊去處州縣
新復事合防遏撫定者非一兼處州等處餘黨亦未
盡平深慮宣撫制置司今同赴闕賊黨妄有窺度或
致嘯聚唐平淮西以馬總治留務國朝誅農智高留
余靖知廣州若宣撫司赴闕尚有殘寇譚正即當留
彼三兩月措置庶得保其成功八月二十四日方臘
伏誅

青溪方臘事迹余既於方勺泊宅編錄出今觀

國朝續會要二百五十三卷出師門專載方臘
事則又錄出以參考前書嘉泰改元夏至日王
彌大約父書

青溪弄兵錄畢

青溪弄兵錄

張氏可書卷一

全

宋

張

知

前

撰

司馬溫公在政府每過潞公第時潞公有門僧乞換道流因緩頰言之溫公愕然曰吾輩國之大臣一言一行四方風俗所繫此僧既不能終于釋豈能終于道來卽誅之僧聞而遁

章惇方柄任用都提舉汴河堤岸司賈種民議起汴橋二樓又依橋作石岸以錫鐵灌其縫宋用臣過之大笑而去種民疑之遂謁用臣訪以致笑之端用臣云石岸固奇絕但上濶下狹若甕爾種民始悟懇以

更製用臣曰請作海馬雲氣以澗其下卒如之而成
穎昌府陽翟縣有富民孟三郎元祐間至洛中飲水
山澗見一婦人甚麗孟往追之則失所在因窮極幽
遠得牡丹一品紅灑金其葉千疊遂移至洛陽文潞
公愛之日曰澗仙紅

王祁寮安中自翰林學士承旨遷右丞值元宵從宴
宣德門徽宗命以五門端闕爲題令賦詩安中卽席
應制曰斗城雲接始青天汴水浮春放洛川繪巘千
峯連壁月珠簾十里晃燈蓮五門端闕初元夕萬歷
宣和第二年盛世親逢叨四近頒觴連日綴羣賢上

嘉之移宴景龍門上自調黃芽羹以賜

米元章作吏部郎中徽宗召至便殿令書屏風四扇
後數日遣中使押賜銀十八笏元章對中使言曰且
告奏知知臣莫若君臣自知甚明如此者再四中使
歸奏上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米元章有潔癖屋宇器具時時滌之以銀爲斗置長
柄俾奴僕執以灌手呼爲水斗居常巾帽少有塵則
浣之後加于頂客去必濯其坐榻

宣和天駟中有一馬名烏護蘭艱于銜勒徽宗每乘
以辛金明池賜名龍驤將軍

宣和間置教樂所行幸局採石所應奉司皆以執政
內侍主之至靖康初道君降詔悉罷

宣和末都城起建園囿有擷芳園檀欒館鹿寨山莊

錦莊筠莊窮極奢侈為一時之壯觀案原本凡園館等皆以韻分載

凡六條今併

宣和預賞每擲金錢于樓上以為戲笑有獻口號云
十不羨者皆譏切之言即捕之而不獲

宣和間睦州布衣朱夢說上書極言當時之失有三
太入仕之源太濁不急之務太煩宦寺之職太盛

宣和末博州富人治張家田內忽雨血數頃其腥氣

不可近後金人至博盡驅市民殺于彼

明達皇后乃紫虛元君明節皇后乃九華安妃稱大

劉小劉案宋史徽宗劉貴妃冊贈為后證明節時林靈素以拔進目為九華玉真安妃明達皇后

亦劉姓冊贈賜謚而史不載紫虛元君之號然林靈素之妄自道君以下皆為荒誕之稱此必亦林靈素語而史文遺之也僕見一海賈鬻真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

緡可售鬻時明節皇后閣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
開封府驗其真假吏問何以為別賈曰浮于水則魚
集熏于衣則不竭果如所言

徽宗幸迎祥池見欄檻間醜石顧問內侍楊戩曰何
處得之戩云價錢三百萬是戩買來伶人焦德進曰

猶自似噉也上大笑

徽宗幸端門觀燈御西樓下視蔡魯公幕次以金橘戲彈至數百丸

童貫以燕山功遂封同安郡王有改晉公平淮西詩以譏曰長樂坡頭十萬戈碧油幢下一娑婆今朝始覺爲奴貴夜聽元戎報也囉

太史楊欽時見靖康改元卽密語人曰後十二箇月康王立蓋靖字是從十二月立又有康字也後如其言宗澤知其術數之精荐之于朝遂在塗而卒

道君旣遜位乘輕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籠回

脚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餠者于篋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等數人者單騎俱至道君曰卿等尙未相逐何耶攸等奏云臣等受陛下重恩死亦不離陛下道君因上岸側一寺寺僧披衣以迎輒居主位問官員是現任是罷任道君曰皆罷任又問莫別有子弟在城中作官否道君曰二十七人兒子長子乃今皇帝僧慚惶之餘道君遂出則侍衛等已至卽東下

道君遜位東幸梁師成以扁舟出淮李邦彥爲相都人欲擊之馳入西府已失一履時人語曰太傅扁舟

東下丞相隻履西歸

金人用兵所至每以敲棒擊人腦而斃紹興間有伶人作雜戲云若要勝其金人須是我中國一件件相敵乃可如金國有粘罕我國有韓少保金國有柳葉槍我國有鳳凰弓金國有鑿子箭我國有鑠子甲金國有敲棒我國有天靈蓋人皆笑之

范致虛帥北京值靖康之變飛檄邊帥出關勤王時謠曰草青青水淥淥屈曲蛇兒破敵國蓋謂范字也廉正臣爲司農卿至炭場見監官擁爐遂責曰監臨自盜如何其監官答曰此炭乃俸錢所置卽非盜取

若監炭場官不許用炭不知監倉官許吃飯否正臣無以爲對皆以爲名言

李鼎爲陽翟令聽訟明敏士民稱之有瞽姥訴婦不孝議者二三鼎卽善詞勉之俾各飲茶而去婦卽啜之姥捫于地而婦不顧遂正其婦罪又尉司誣一童子盜隣田草其子方十餘歲所盜草重鼎疑而釋之令童負草以歸竟莫能舉遂正捕者之罪

劉平叔爲浙江安撫大使乞與石惲改秩添差鎮江倅未有成命間石投曾公袞書題云南徐貳石惲公袞戲以北固三曾行答之皆謂名對公袞行第三故

也

劉平叔在京口幕客獻趙昌牡丹圖乃孟蜀宮中物也平叔怒曰速持去我平生不愛牡丹况是單葉時人無不爲笑

李宗伯爲司農卿居第之側有豐濟廣盈二倉每出按則止此二處取其近也又詞狀申陳之類必判司呈時爲之歌曰大卿做事輕文字送司呈每日去巡倉豐濟與廣盈後坐此罷

張鼎爲太常博士用鷄肋爲鷄肘時輩譏曰鷄肘博士

河中府治有古莎廳甚茂府醞因名碧莎天祿

浙人以白露節前後早晚得雨見秋成之厚薄如雨在白露前一日得稻一分前十日得十分白露後得之則無及矣

王綰建炎初爲御史中丞時四方多事而緘默不言又以老病艱于乘騎每跨欵段坐一毛退舊絨出入台中號退毛中丞

建炎初穎昌府陽翟縣主簿馮善時乃一謬儒不曉仕宦因有所轄文史犯罪遂于縣借杖而偶無大杖命以小杖決三四十下云用兩杖折一大杖聞者莫

不笑之

蘇庠隱居後湖紹興中累詔不出僮僕見使者沓至輒相語曰官中未勾我秀才須要正身

紹興間盜賊充斥無招致必以厚爵又行朝士子多鬻酒醋爲生故諺云若要富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紹興丁巳江東太平州有回祿之患燔燒殆盡死于火者數千人越數日池之銅陵夜聞車馬人足之聲或啼或笑自空而下盤礴于邑市人于門隙竊窺之有聞索薑醋者有與泣訴回祿之苦者久之冉冉從

西北而去張紘爲令詳視其事

紹興戊午季冬十二月日欲暮天作風雨聲自西南起久之如磨響至一更盡方止庚申辛酉歲皆然

劉豫僭號中原不喜浮屠僧徒莫不惶恐忽西天三藏來豫異待之僧徒私自喜曰必能與我輩主張教門旣引見三藏拜于庭贊者止曰僧不拜三藏答曰旣見真佛豈可不拜豫大喜賜與甚厚

張紘長于數頗于日者事體洞曉之嘗云術人相見必互錄州縣等處士人豪之命以相易庶易爲號應曰參又看命必先談不好處使人駭動謂之插却復

以好語許之謂之牢籠

胡紡能以符水濟人宜興有一士人遠官忽一日其妻爲祟所憑家人詢其所以輒云某乃官人任內打拷致死故求求功德追荐其家遂作書問遠官之士報云不會有之胡聞其事取書以示崇崇但舉號三聲慚惶而退

路時中字可當京師人也行正一錄能致已焚之詞役使鬼神呼吸風雨駭人耳目又以吹餅布氣而圓其紅如丹砂謂之三光丹

住持常州報恩寺僧普堅嘗語余曰世間萬事前定

非力可致及其處于窮通何必休戚因言無錫大姓戴念二郎政和間在邑中最爲貴雄起大第極于侈麗同村野老夢神告曰戴念二郎與李謨秀才起宅野老以夢諭戴卽紀于壁後不十年李謨登科選爲壻又十年宅成而戴氏俱絕遂歸于謨

陸海天慶觀有一羽客年七十二每臨醮宣科先祝曰臣今老矣七十有餘無齒可叩以唇代之

丹陽妙明真人吳元淨居常州橫山命其弟襄尋一大楓木有三瘿令取其二夢老人植杖而來責襄曰吾三子汝遽殺之二何也襄惶懼答以真人之命者

張氏可書卷一
八曰若非真人吾不赦汝以杖擊其鼻曰可出血一升未旦鼻衄及一升而止

南恩州州衙後廳有鬼雖太守亦避之夜則二丈夫相擊不已又婦人間出不可居忽一日妙明真人吳元淨過之視廳側有三小廟指令開掘其下卽有二丈夫二婦人二女子堅尸如石二女子執一菊花樣杯一執白壁遂令致之野外焚之乃絕

天寶山有三道人採葯忽得瘞錢而日已晚三人者議先取一二干沽酒市脯待旦而發遂令一道人往二人潛謀俟沽酒歸殺之庶只作兩分沽酒者又有

心置毒酒食中誅二道人而獨取之旣携酒食示二人二人忽舉斧殺之投于絕澗二人喜而酌以食遂中毒葯而俱死此得之于張道人

京師一富人質得金帶一條常常繫之每送迎賓客輒止中門而返必曰腰帶有得不敢出門且告不罪也

張芸叟居長安白雲寺作霸王別虞姬虞姬答霸王二歌題于僧舍壁間僕因過錄之後自關中回則壁已頽矣霸王別虞姬曰垓下將軍夜枕戈半夜忽然聞楚歌詞酸調苦不可聽拔山力盡將如何將軍夜

起帳前舞八千兒郎淚如雨臨行馬上復何言虞兮
虞兮奈何汝虞姬答曰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要爲
人患坑却降兵二十萬懷王子孫皆被誅天地神人
共成怨妾向道妾向道將軍莫如敬賢能將軍一心
疑范增當時若信范增計將軍早已安天下天下安
定在一入將軍左右多奸臣受却漢王金四萬賈却
君身與妾身妾向道妾向道將軍不肯聽將軍莫把
漢王輕漢王聰明有大度天下英雄同駕馭將軍惟
恃拔山力卽此悲歌猶不悟將軍不悟兮無如何將
軍雖悟兮爭奈何賤妾須臾爲君死將軍努力渡江

波

僕頃在京師因幹出南薰門見一村夫醉墜護龍濠
池水亟拯之則已斃其背上有一物極類荷葉緊覆
之以劍方可取有百餘口咀其背肉已盡竟不識是
何物也

廣州一海船附帶一人欲到明州一老兵同在船上
將發廣州遇風飄至一山下兩人上岸行三四里見
二長人荷鋤各長三丈餘兩人前往問路二長人倚
鋤相視而笑久之遂以手拈兩人在掌中戲玩兩人
惶恐再拜皆笑語不可曉一長人以手拾兩人置山

穴中用一大石塞口而去少頃携一大瓢貯酒來三
長人對酌兩人于竇中覘之惟深惶恐二長人盡欲
醉一長人起取塞石拈一人出兩手提兩脚斃作兩
片各餌其一遂醉臥老兵匿石穴中伺其睡奔出竄
伏田野中望見有海舶過哀鳴求救船上以小舟濟
之得至明州

珍席放談序

凡小說家之書之早補史文之闕者如宋高晦叟珍
席放談是也晦叟名貫無所考然所記上自太祖下
止哲宗則崇寧以後人也此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惟
文淵閣書目有一冊世無傳本間嘗讀之于朝廷典
章制度沿革損益及士大夫言行可爲法鑒者隨所
聞見分條載錄如王旦之友悌呂夷簡之識度富弼之
避嫌皆本傳所未詳雖于安石多爲回護是非軒輊
往往不能持平然一代掌故藉以考核固史家之日
用勃闢也故曰足補史文之闕羅江李調元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為省監長貳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第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蓋五品州則軍

珍席放談卷上

宋 高瞻叟 撰 綿州 李調元 補 校

宋初循舊制節度使班綴在卿監之下太祖命升于龍墀內今官至觀察使則禮秩與待制等而元戎位列六曹尚書之次居翰林學士之上得其宜矣唐制文武雜任作節度使還朝為省監長貳者間有如顏魯公自江西回充刑部侍郎段成公涇原還領司農卿之類是已亦一時之良矩也初外戚罕有建節者太祖時杜審進以元舅之尊第老纔得節度使宋朝之制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蓋五品州則軍

事也而命官乃爲防禦使則以防禦團練使領刺史州蓋本唐制至節度州則非賜旄鉞不以命之若觀察使蓋與節度使相須觀察繫州節度繫軍節度可以兼觀察觀察視節度則降殺矣
神宗鼎新官制建尙書分六曹以蒞事制落成之日命左右僕射赴都省禮上依唐制百官致恭以見王禹玉蔡持正爲二揆尙書拜于副階之上而荅拜御史中丞諸行侍郎以下拜於庭中而跪於堂上以受其參上卽聞之翌日登對語及訝不如儀也厥後登庸者亦不復沿襲矣

故事知制誥待制權發遣三司使事賜金帶韓玉汝以侍制分畫河東地界事畢陳睦以校理使高麗還進職修撰亦各被賜近時梁材叔胡師文黃師是之徒皆待制並賜雜學士帶亦優禮也
舊制公卿士大夫引年者隨其品秩高下例進散官致仕內外制雜學士前執政官帶職名前宰相帶使弼致仕自熙寧元豐始也
石表之以前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太子少傅致仕田宣簡後以樞使罷事觀文殿學士尙書左丞乞致仕亦除太子少傅職仕雖殊而恩秩

玉册方記卷二
一等前後失于比擬耶輕重繫于當時耶

神宗朝王公帶觀文殿大學士在金陵府及生日有旨契勘有無所賜禮物樞密院具到宰臣樞密使帶平章事并使相生日則賜進呈特令依在外使相例賜昔趙獻拜守太師西京養疾國朝故事非帶同平章事無生辰賜物例太宗以晉故相特示異數遣使就賜是時自當舉此以聞不知何以遺忘之也本朝舊相不帶平章事生日錫之以禮物唯二公爾本朝小使臣供奉官而下皆隸宣徽院院使之禮遂同二府而班在樞密副使之上至雍熙中置三班院

專領小使臣授任而宣徽使如舊其後班綴下樞密矣爲使者不勝計賜重金笏帶唯王君貺爾舊令郡守監司通判隨其服色借紫或緋而不垂魚按唐制借緋卽佩銀魚借紫卽佩金魚亦入銜位書之其法似可襲矣

哲宗未親政曰宰相呂大防委更先朝官制事極不經以左右字分有無出身人則右職者分當職汚而不足怪責矣何其不思之甚也朝廷之士弗聞一言論其疎舛出於畏附而然耶果以爲中理而無說耶至上獨攬權綱方命有司復行故典而斥去謬舉天

下趨之班固謂霍光曰不學無術大防豈非其儔乎
 凡詔書德音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樞
 密使命將曰制並用白麻紙不使印百官立班宣讀
 故謂之白麻亦曰宣麻杜子美有詩云紫誥追三代
 黃麻似六經按杜甫贈張珀詩紫誥仍兼緇黃
 麻似六經此作追三代未詳所本黃麻
 不觀所出蓋唐貞觀以詔勅多蠹始用黃麻紙書寫
 繭名與白麻相類而事則殊矣

公式舊唯中書門下今唯尚書省發勅書曰故牒諸
 州出補牒亦稱故牒自餘省臺寺監文移皆云謹牒
 不易之制也獨夔州路轉運司公牒輒書故字諸

監司文檄未嘗有類是者也前後生者但相承
 無顧條理而更革者

近時上官復謁屬僚刺字多云起居某官避參之卑
 也夫參辭上下通行之制所為起居者其禮至重嫌
 輕而增重誠為倒置得非循襲其常弗之思乎

唐京師錢陌八十五自河而南八十五燕代皆以八
 十為陌漢王章建言官司出錢陌減其三今則凡官
 私出入悉用七十七陌謂之省陌者是已獨封贈錢
 輸官帑陌猶用八十乃唐時餘制也

大祖召陳圖南對便殿恩禮甚渥問曰昔堯舜之為

天下今可至否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則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清淨之言起於老莊世多以爲道家虛元之說其源蓋出於乾坤易簡之道堯舜繇之修己以安百姓者也希夷舉之以荅睿問可爲仁人之言其利溥也豈高引遠遯方外泛泛之流可攀企哉太祖嘉納帝道日隆聖政日躋偃武修文函夏奠枕視唐虞無間然矣

太祖嘗下詔吏員繁而求事之治俸祿薄而責人以廉甚無謂也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以益俸非獨垂一時之訓足以爲萬世之制

仁宗臨軒清問賢良之士蘇轍策畧曰陛下近歲以來宮中貴妃已至于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從官奏曰陛下恭儉未嘗若是轍言狂誕恐累盛德乞行黜落帝曰設制科本求直言蘇轍小官敢言特命收選夫人主言動轍雖妄說果能誑天下之人哉置而不論仍嘉其能賁以恩寵容諫納善堯舜禹湯無以過也

章聖嘗謂輔弼曰諸州長吏或廉而肆虛或察而滋擾或培歛以爲公或曠職以爲恕此何由致治四者

世人不獨不非而反獲休譽多矣安得廉而弗厲察而弗擾公而弗優恕而弗廢之士與上共理邪田宣簡昔有言士君子修身起家易始終盡善難始能之暨其志得欲充喪其素操蓋亦弗稀或已克終而子孫殞家聲者多是公語足以爲士大夫之良規也

楊文公嘗云人之操履無若誠實此曾子平日三省其身之道而孟子所謂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者也君子允蹈其可後乎

王沂公嘗云是非曲直在聽斷之審請以藥物喻之醫方謂藥物有相使相反者如甘草爲國老以性能和衆藥故湯齊中不論寒溫多用之而斑貓有毒相反若用之則致害人時以爲名論噫攻疾者投藥相反患止一身經國者用人相反弊及天下弗可忽也李穀有言壯年仕宦忌於太速肌體患於太豐早速早豐莫能致遠物禮自然也而斯乃分定匪繫乎人雖不速不豐有可得耶若謂爵祿用巧心強力必能駛取則誤矣蓋有經營而卽如其意者是亦命也適與幸會焉

蘇文忠有言人之仕宦但只作郎官典郡自無患害也蓋位高貴重常近顛躓理自然耳正人居要路則忘身許國知其必爲羣小側目乘伺間隙邪人知重權則營私罔上言者抵罪貫盈難揜終致發揚邪正不類皆所以貽禍也公言約而旨深矣

龐穎公嘗云大臣尤當祇畏繩墨豈可自恃貴重亂天子法此談足以爲鉅人藥石也嘗思法非爲君子設世之君子冒而弗憚將何以禦中人之下者哉士大夫有審顧憲章不少踰閑者人或嗤以爲拘出矩度以肆放而無所恤者或推以爲才果其然乎若人

知法之可虞則世無^知尤速累者矣若舉皆勿避於法則世無能保厥躬者矣繫所自處也先賢云上順公法下順人情故稱循吏可不謂之才乎

趙中令舉官詞人有見其故藁但云某當公事如私事愛惜官物如已物誠簡切也世之從仕者多汲汲然營私謀已心惟恐後治公事豈嬰思慮主官物弗人顧盼第務因循苟且以度歲時而僥倖襲以成風恬莫怪也能如公所舉則州邑必無稽違帑廩寧有侵蠹矣推士者徃徃爲過情溢美之談曲相藻飾是非可否未免失真視中令得無愧乎

孫宣公一代之名儒也久在經筵嘗取無逸篇繪圖以進德廟援唐明皇時故事爾夫無逸周公所以戒成王欲知先業之艱難而罔可怠豫王道之持盈守成而致長久安寧之道也宜其常置左右起居出入觀瞻念慮焉寇萊公以將相穹崇歷鎮方面諭擯紹者遇有過客造請常以同年小錄與參狀俱呈若其人聯榜而年在已上者雖州縣小官亦展茵席以叙拜禮惇舊如此近時同年事分一空得公之彷彿者可以厚浮俗而爲佳語矣寇萊公當國契丹入境河朔戒嚴朝論二三未知適從獨公勸上親幸澶淵得

以振士氣章聖面諭擘畫邊事及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準條四事以對曲盡機要其狀右語奏云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以坐籌而決勝尚猶虛已以詢謀兼彼契丹頗乏糧糗雖恃甲兵之衆必懷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乃圖深入然亦慮其兇狡須至過有防虞由是宸衷決從其策不惑鑿輿順動敵兵北歸議者以寇公之公烈岷然第一信不誣矣

寇公性尚華侈夏英公亦然夏嘗語門下客曰萊公自奉豪奢而世弗非者至某則云云者多何也客對曰舊傳寇公在鎮暇日與僚屬出郊園坐席上聞馱

五原方言 卷一
鐸聲遣介問之乃一縣令代還行李經由公卽召同席從容宴賞侍中今待入京士大夫與出都之人禮數已自加損况其他歟宜乎物論之不同矣竦默然久之夫虛心下士弗論高卑疎昵者無賢不肖悉皆推尙曲意輕重欲收人情者譽未必至而毀亦莫可逃也

李文定年四十方登第陳康肅守鄞時猶在場屋多與之遊每題壁則書布衣李迪捧硯其後李相國而陳方建節升沉淹滯蓋叵測也

劉温叟岳之子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李文正一代之賢人也嘗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劉不登嵩華諸岳則可矣而諱岳不聽樂無乃過矣夫岳與樂比其他嫌名異矣耳聞管弦愉樂之音冒父之嫌名而弗顧人子安乎禮以義起豈必須典制顯禁然後避也緣人情論之未爲過爾

楊文公在翰林母處外被疾請告不待報卽去上遣中使賜御封藥洎金帛以賜謂輔臣曰億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文正對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真在館殿陛下矜容不然顛躓久矣然近職不當居外地遂除太常少卿分司夫近侍輕事而聖君優假

大臣又善爲之地真幸遇矣

王文正公字量鴻曠絕倫在相府日未還等間上遣中使錫御酒十器方踰闔內厥兄亟令人詣國封首取二壺其婦云此上賜也俟相公歸視卽持去兄怒挈挺擊壺皆碎醞流盈地夫人惡之不令却掃公歸見之問其故左右具道所以然徐語國封曰人生光景幾許時其間何用校計餘無他言兄與國封默愧也

張文定守江陵歲大旱田稼將敗民憂艱食公自府宇率僚佐炎日中拖紳端笏微蓋徒步至承天寺弗舍勺雨升殿焚香祀拜才終甘澤飄零霈然霑足邦人舞咏遂獲有秋故老尙能傳道其事以相語至誠感格如是之駛也王沂公罷政柄以相節守西都屬縣兩簿尉同詣府參公見之將命者喝放參訖請升階啜茶二人皆新第經生不閑儀遂拜於堂上旣去左右申舉非儀公卷其狀語之曰人拜有甚惡噫大巨包荒固非淺丈夫之可望也呂文靖當國一日歸自中書欲發奏牘令子弟開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駭顧公默然但命緘扇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蓋主吏時或竊用自是防察謹嚴奸勿能

措若卽暴揚窮治則非惟貽中外訛笑而牽連抵罪者亦多矣世皆服公之識度絕人遠甚也

呂文靖慶歷在相府久病昭陵手詔云古人言髭可療疾雖無痊驗今朕剪髭與夷簡合湯藥表予意也昔白傅詠唐太宗剪髭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其渥儷矣君臣之間至恩如此雖殺身詎足以報况勣之阿諛但爲謀身之地哉白傅之言不亦過歟范文正公賢高一代踐更貴仕至登政府常務調賑宗族以逮孤遠薨之日家無餘貲窀穸有期素相厚善者韓富田裴諸公各出金帛之助狄武襄常在廛

下早被知鑒時位樞席賻贈倍腆於諸公曼然有古風槩悠悠之交非其比也

范文正公王佐才世所高仰弗踰大用未究所蘊而亡時論悵惜後三十餘年子純仁自同知樞密院事拜相搢紳多以爲宜非如前輩英聲茂實實在人耳目中屬望以相天下者也蓋文正位弗稱才公議未契一旦嗣續登庸輿情慰厭爾與魯人欲臧孫達之有後幾矣

珍席放談卷下

宋 高晦叟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

哲宗嗣統宣仁權同聽斷蔡持正以故相典安陸暇
 日偶作小詩數篇朝散郎吳處厚守漢陽鄰封也平
 日深嫌蔡秉政時不相推引購得詩本輒以已意曲
 加注釋以為意在怨訕如其私說飛驛上聞禍起不
 測遂竄嶺外時上相呂大防等居輔弼之地皆緘默
 顧忌無所論辯奉行而已惟右揆范堯夫奏疏理列
 又與王正仲簾前再三為之辯解不克回已行之制
 而二公亦各罷去天下士論靡不賢其人也噫人臣

効情與夫媠合者臨事則可見矣可弗察哉
范文正殿餘杭時有一近臣同路宴公于堂以其家
聲樂相娛繼出俳優男女紛揉褒語交至惟而問其
男女誰何主人答云鬼曹爾公不憚避席卽去王荆
公具書其事于策真可謂直筆矣
富文忠楊隱甫皆晏元獻公婿也公在二府日二人
已升貴仕富每詣謁則書室中會話竟日家膳而去
楊或來見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奏絃管按歌舞
以相娛樂人以是知公待二婿之重輕也二婿之功
名年位亦自不相倫矣

富文忠公以累朝舊相出鎮河陽龍團韓贄自西京
被召孟洛相去不及百里雖非入都正驛而迂行止
一舍爾韓未戒行馳書于公欲因而假道三城以通
典謁公報拒之意謂侍從被召不當曲程先展私覲
慮招物議大臣于事避慎如此飛謗其能及乎

富文忠卜宅洛陽勝偉寇於西都王君貺相繼起第
又復過之也然而富公年七十卽上印綬乞骸致政
優佚自善家居十葦太原公雖嘗暫止其間老猶任
事擁節旄殿方面亟旬歸甚切未俞而終於鎮名圃
廣廈虛設爾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者也

韓忠獻富文忠立朝傑然無出其右真社稷之衛邦
家之光也仁宗雖任之政府未幾皆出久流於外四
海士民係望以爲相者久矣上亦終諒其賢嘉祐間
相繼秉鈞軸簪綬列辟林麓潛夫拭目延頸競欲觀
聽弛張遲遲未有聞見或切語而私恠踰年行祫享
大禮於赦文中列廢置者數十事皆興利蠲害之端
人同慶幸視其措畫可知其故也世方知二公不卽
變更蓋有待焉因肆赦而推惠者非獨使編氓比戶
曉然歸恩於上又免郡縣數數遵承之煩莫不歎誦
其德業不羣也豈非君子之道昭然日彰而宰相自

有體者乎

韓魏公未相時自政府出更歷方面久之建節判相
州鄴臺公松楸所在也上謝表云鋪排牛酒燕故老
於里中羅列旌幢拜先臣於墓下一時之盛事也人
子致位若斯來臨鄉社所謂以顯父母者也

韓魏公在相府嘉祐中畿邑多蝗朝廷遣使分行督
捕時一朝士還闕見公面白縣雖有蝗全不食稼公
識其言之佞也遂問有遺種否佞者不期問此遽對
遺種不無公曰但恐來年令嗣不及尊君其人慚而
退

韓魏公秉鈞時王陶游其門公亦素器之累歷從官
及爲中丞未登二府怏怏有望於公因撫細故奏疏
詆公由此出守轉郡謝上表尤肆狂許詞皆浮實至
舉丁朱崖以况公悖妄弗顧於理甚矣忿欲攻人失
其所御一旦至於是也由此大失望公後雖復用於
朝爲計相竟不躋丞弼之列足爲躁人鑑矣

潞公嘉佑中位元台時上偶違豫二府同宿於內一
夕有人欵禁闥告變公卽命礮墨於盎呼其人至前
濃塗面目驅出斬東華門外翌日都下帖然雖左右
亦莫知其上變者誰何也倉卒之間處非常之事如

是足鎮服中外絕人遠甚誠社稷之衛也

程康穆帥高陽北使過部稱疾遣人白公欲著帽以
見公拒之報曰疾則可無相見見當如禮使人沮伏
莫能爲辭深得鎮御之方也

范蜀公皇祐中知諫院陳恭公爲相嬖妾笞殺一婢
御史奏論排斥不知所謂遂誣公私其女景仁上言
朝廷設臺諫官使除讒慝非使爲讒果如其言執中
可斬不然則言者亦可斬御史怒其阿宰相范
弗顧力論其不然熙寧初歐文忠在政府言官亦誣
其私子婦吳氏惟冲卿以已女嘗辨於文疏餘無一

言爲明其罔礙景仁之心豈持私於相國蓋欲爲朝廷別枉直惜事體爾何其似之者鮮焉

蘇子美年二十一上疏極爲切至後以祠會棄蹟不振未五十淪亡良可歎惋然而亦韓文公所謂柳子厚少時不自貴重顧惜者也

侍郎郎廉叔清風峻節聞於一代嘗師朱頔沈天錫旣顯皆均俸及之每置書不稱官上云門生二人旣沒又賜其子爲畢婚嫁告老還鄉未有居第漸治園廬號武林居士其賢高矣

宋呂公再入政府景文時以端明殿學士守成都輒繫金方團笏頭帶言者上聞朝論欲究然否公白上云臣久備位二府累蒙賜帶曾寄遺祁兄弟之心觀其早被進用不期遂佩服爾事卽中寢可謂善爲辭也

宋莒公晚年景文奄謝諸姪成服公惡其縷縷太麤命易去有一門客自言素辱恩遇願請以衣當日都下人多傳笑近時有相國誕辰馳至賓次薦紳跪籠放生祝壽之人相埒矣噫士迷深利喪失廉恥莫知自賤者何獨斯焉古傳爲要人或特溺器或驗便液蓋不誣矣

夏文莊豪俊之流也然操行多疵清論寡與慶歷中
自前執政拜樞密使言者排之不已卽罷時石守道
進德頌其斥云皇帝命得象殊爲丞相竦樞密使次
云用御史諫官十一疏追竦白麻又除襄爲諫官天
地人神昆虫草木無不喜躍皇帝退奸進賢發於至
誠奮於睿斷見於剛克公怏怏銜之深歲設水陸齋
常旁設一位立牌書曰夙世冤家石介人以謂益彰
石之讜言勁節而重白暴其醜也豈非忿懣內懷勿
能制而未之思乎

神宗在御李端愿納節以少師致仕特給節度使俸
之半曹佾拜中書令特贈公使錢一萬貫朱衣雙引
皆近朝待戚里之殊禮也

曾子宣呂吉甫同爲內相與客啜茶注湯者頗數客
云爾爲翰林司何故不解點茶吉甫卽云翰林司若
盡會點茶則翰林學士須盡工文章也意譏子宣緣
此遂相失矣與武元衡在院中食瓜驅蠅事頗不遠
焉哲守紹隆丕構拓大提封劉舜卿帥熙河出兵塞
外破戎壘擒囚領鬼章至庭下倨悍不拜竟弗能屈
反善遇之識者以謂若因其慢卽時出於不測斬首
以徇楊威示武則類必沮勢喪氣乘機足以掃蕩也

此正閫外之事專之可也雖罪擅誅何避焉舜卿庸才不能建偉然之事區區畏首畏尾圖全之策執倖以煩朝廷謬矣人君何賴焉魏文帝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翰墨之流貴已忽人其源久矣無深惟惟自視有餘裕者不然如韓退之未嘗弗推子厚杜子美未嘗弗稱太白豈區區務取勝也

江南李後主善詞章能書畫皆臻妙絕是時紙筆之類亦極精緻世傳尤好玉屑牋於蜀主求牋匠造之唯六合水最宜於用卽其地製作今本土所出麻紙無異玉屑蓋所造遺範也

王元之詞學器識度越當代太宗深所器異而天資忠勁知無不言言無所徇始以知制誥坐事貶商州團練副使還朝上曰王文章俊穎人罕偕者但性剛直不甚容物命宰相召戒之後又繼被貶斥皆以論議也嘗爲三黜賦云一生幾日八年三黜始貶商於親老且疾兒未免乳呱呱擁樹六百里之窮山唯毒蛇與贖虎歷二稔而生還幸舉族而無苦再謫滌上吾親已喪几筵未收旅襯未葬泣血就路痛彼蒼穹安仰移郡印於淮海信靡鹽而執掌旋號赴於國哀亦事居而送徃叨四人於掖垣何寵祿之便蕃今去

珍席放談 卷下
齊安髮白目昏吾子有孫始笑未言去無騎乘留無
田園羗羊蠲藩老鶴乘軒不我知者猶謂乎郎官貴
而郡守尊也於戲令尹無愠吾之所師下惠不恥吾
其庶幾卞和之剛吾乃完幾曹沫之敗吾非輿尸緘
金人之口復白圭之詩細不宥兮過可補思而行兮
悔可追慕康侯之畫接兮苟無所施徒錫馬而胡爲
効仲尼之日省兮苟無所爲雖歎鳳而奚悲夫如是
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謫而何虧吾當守正直兮
佩仁義期終身以行之公之志斯可識矣然而直之
爲行而悔而弗可恃臯陶所謂直而溫叔向以直及

難是已

元之表啟精緻如諸縣豐登全無公事一家飽暖盡
荷君恩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游六學士中獨有漁
父之歎人多傳誦知制誥被謫未幾復職謝贖階前
藥樹重吟謝客之詩觀裏桃花免動劉郎之歎比句
尤微婉也田宣簡公天資寬明忠厚海

帥平

涼日置酒與僚屬相集路分都監雍元規者酌飲踰
常言色失度曳裾離席而遊詰旦方悟愧畏不勝卽
馳詣公深自咎謝公溫然軟語以存慰之旣去尙慮
其內弗安也後數日諭副帥范恪宴兵官于西池席

半贈以詩曰醒時莫憶醉時事今日休言昨日非池
上風光宜共醺勸君不要半酣歸元規幾于感泣方
寧處矣論者莫不歎公之德量足以容物大過人也
宣簡嘗過箕山望潁水有詩云先生嘗比傲明時綠
岫清波萬古奇應有好名心未息灘頭洗耳欲人知
帝以天下讓若自得而無待於外則遜避而已烏用
洗耳哉洗耳乃欲暴揚其高風於四方萬世也公能
探其情矣

宣簡初登大科通守金陵日有李琵琶者本建康伶
人國除時十餘歲逮茲近八十因宴席呼出猶能飲
巨觥陳叙平昔歷歷可聽辭容不甚追愴若無情人
又云後主喜音藝選教坊之尤者號別勅都知日夕
侍宴自稱父喜琵琶名冠別選王帥圍城未陷間後
主猶未輟樂但云甚迷公有詩卒章曰曲終甚喜詢
前事自言本是都知子當時此地最繁華酒酣不覺
恣矜誇若使斯人解感傷豈能終老愛琵琶誠如所
謂矣以其無情所以道往事奏舊曲而不悲淪落泥
塗而長年也古詩云寡欲罕所關味薄真自幸又曰
多情真薄命容易卽回腸噫於物味濃而情勿遷者
未嘗不爲身之累焉亦賤分致然已莫能而取舍爾

若李琵琶在人間幸未必不多而命未必不厚也
楊文公入省校試天下士旣出真廟問云聞卿都堂
簾中哄笑何故對曰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
以有疑時不要使因此同僚皆以爲笑上爲之動容
范蜀公嘗書于簡在南唐時已著斯事矣侍郎楊鑾
乃國相湯悅之妹婿問悅曰堯舜不知幾件事荅云
如此疑事不要使噫荒唐之流多矣何獨子耶
富文忠當軸殿帥闕進擬除授上謂公曰張茂實久
次何不與選對曰茂實雖可任曾同臣北使恐致物
議故不敢引用上曰朝廷公與何恤人言遂被擢御

史中丞韓絳不知所以奏論其事果如文忠之說彈
其非公丞相卽日家居拜章引咎云觀絳所言皆中
臣病無路可逃於斧鉞胡顏再覲於宸旒蓋上自知
本末不假剖析爾絳由是請去猶堅乞出又歐陽永
叔時爲內制批荅云事緣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
以釋郡惑雖朕之不明不敏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
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喻亦勤其
體予于懷復安厥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無貳
也君臣相與至矣然而非歐之筆亦莫能發揮人主
之誠意如此之著切而使大臣釋然感通也

韓富二公功與夫當世人望不啻古之王佐也天下無賢不肖稱韓富二公亦素相厚韓嘗寄詩文忠云二州連結子孫契十載同馳忠義名治平間韓位元台富爲樞相舉錯之間事有矛盾由是失歡而弗顧相繼而去位音問慶弔亦皆闕畧所謂勢疑則倩生力侔則亂起豈虛言乎名賢尙爾况庸人哉

馮當時爲舉子時卷中詠溫泉云他如冰雪爾如湯他學安流爾沸揚人事如今貴和合莫將寒暑苦參

商

平生多可少怪于物無忤志見于此篇矣

文潞公守成都獻燈籠錦於溫成宮中都下傳其新

異代還輔政繼而宰國唐子方爲言官舉貢錦事廷斤其奸詞甚鯁忤天子震怒而不懼左右之人靡不爲之惴惴坐是竄逐嶺外李師中有詩送行云真誠自許時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載重如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意若思安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人有易未字作尙者蓋有所謂爾當時義夫志士非獨欽唐之孤節勁氣而亦重李之銳然樂善成美矣日後子方聲問寔揚祿位益顯爲御史中丞俛默以養譽望而無所建明不若前時之國爾忘家也李遂貽書誚其故索

取昔年所送之詩可謂直諫之友焉噫士之微時以忠義自處奮振身名一旦踐更要地冒榮固寵爲私已之謀勿變其操者尠可責止於唐歟王荆公登庸謝表云念善俗之方姑務徐徐而改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以施爲公之志於是可見矣世之言者謂公得君專天下之政施張庶務峻切而弗以漸致異論蠶起果知公乎

荆公在政府鼎新百度真大有爲也有小詩云金明池道柳參天投老歸來聽管絃飽食大官猶昔日夕陽流水思茫然此乃失意無聊者語也公方君臣相

遇謀合計從不應有此句識者頗恠之也其後去國久居閑地遂如所詠爾荆公深知呂吉甫力薦於上遽位要津不數年同在政府勢焰相軋遂致嫌隙呂並不妄謂人曰惠卿讀儒書只知仲尼之可尊看外典只知佛之可貴今之世只知介甫之可師不意爲人讒失平日之歡且容惠卿善去人有達其言於公者公聞之語其子元澤曰呂六却如此使人不忍其子答云公雖不忍人將忍公矣公默然夫父子天資厚薄相僚宜其道之至妙莫能相傳授也

五代僭亂之國十竊帝號而不奉正朔者七江南楊

溥李昇蜀王建孟知祥南漢劉陟閩中王延鈞河東
劉崇耳宋元憲歐文忠皆言得錢鏐時封落星石爲
寶應山制稱寶正六年疑錢氏亦嘗改元稱帝而後
諱之也歐公又云閱吳越與諸國往來書多皆無稱
帝事切意當時稱帝改元獨施於境內不見於四方
焉不然則安得全無旁見之迹也

太原劉氏舊城雖已殘廢而餘址巋然形勢山聳當
時匝合及四十里氣槩雄壯可想也周世宗征之不
克祖宗相繼親御六師方繫頑童以區區一隅之力
抗中原全盛之鋒非恃全湯雄壯安能遷延歲月耶

四陲要地今雖壁壘整固或寔增大能與彼相類則
非惟足以待寇之來寇亦自潛戢矣

章聖卜地建玉清昭應宮望氣者密以語人其地當
出二天子人未然之不久宮災鞠爲殘燼卽其廢址
作睦親宅以居宗室永厚永裕二帝降生邸中相繼
潛躍以福蒼生術士徃日所占果不妄矣

文靖長於知人世能道其事者王仲儀故相子待制
年未四十一日謁公簪紳騎從華奕公二子窺之相
與羨慕公知而語曰汝輩何愛王某對云以其少年
榮達耳又告之曰爾曹皆當遠過斯人二子者晦叔

寶臣一宰相一樞密使鑒裁之精如此

丁晉公竄朱崖到海上遇異人頗道平生休咎有驗
又云公但無慮非久當復北歸以壽終公叩其由答
曰公食料中尚有羊數口食之未既爾後果來旋以
正卿分司然後逝人之飲醜可肆心而越分乎

王達爲湖南轉運使永州何僂姑者曾遇異人得道
術迹甚竒恠士大夫多訪其居王行部至永要詣舟
中留宿數夕魏瓘帥長沙與之不協遂聞諸朝云達爲
取無夫婦人宿于船由是罷魏所言雖險妄而達爲
使者舉措殊弗遠嫌取人指目亦未得無罪焉古人

於寡婦之子非見焉不與之友可弗念哉

賈文元未及誕彌之月母夢人遺之一冠旣寤猶記
其形制繪以示人乃貂蟬冠也後公位躋侍中告薨
王荆公作挽詞云天上貂蟬曾夢賜歸魂應侍紫陽
宮述其事也

張鄧公在相位喪閨女几上書薄福字趙悅道止一
子守成都日化去得訃寫寃家字于書背制服哀慟
已而無復悲思茲亦近時宗工中之達者也

王元之淳化中在禁從八月晦日夢賦詩上前旣悟
惟記一句云九日山中見菊花莫喻其然也翌日授

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日神先告
乎竟淹徊於翰林坎坷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讖
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
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
可及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
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才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
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珍席放談卷下畢

商州團練副使孟冬初抵官所菊紛盈於日神先告
乎竟淹徊於翰林坎坷於外弗踰大用而亡亦詩讖
爾豈偶然哉

富文忠甲辰年丙寅月丙午日癸巳時生
忠獻戊申年庚申月庚申日庚辰時生昔有善術者云富命
可及九分韓不及一二分功名祿位弗相上下論者
莫以爲然厥後忠獻薨時年六十文忠還政優游
自適十年方捐館壽八十始信術之精微也

珍席放談卷下畢

